

卫斯理

原振侠科幻系列

6

鬼
降

界
头



鬼 界

一切全像是噩梦一样，一个可怕已极的噩梦。

原振侠甚至不能去想：为何自己会在这样的—个境地之中，他真希望那是一场噩梦，会在突然之际醒来，躺在软柔的床上，一张优美动人的唱片才放完，手边还有喝剩的半杯酒。

可是，这种舒适的生活，现在离他，不知多么遥远，他也无法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再有这种普通和平谈的生活，他真的不能去想及任何其他的事，因为这时，他必须集中他所有的精神和气力，使自己不致于从那高耸入云、陡上陡下的悬崖之上跌下去。

是的，他处身子这样的一个悬崖之上。

原振侠一生之中，曾见过不少险恶的山崖，可是从来也未曾见过比这时他附身在上的山崖更险恶的了，直上直下的，近乎深黑色的山崖，即使是看不出有石缝的地方，也有丑的、盘虬的山藤，蜿蜒地生长出来，组成了一团又一团，无以名状，看起来令人浑身起栗的藤团，无法分得清什么是野山藤，什么是和山藤生活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蛇类。

向下看去，是云雾缭绕的一片迷茫；向上看去，情形也是一样，根本看不到天空，只看到在山峰和山峰之间，几乎凝止不动的、深灰色的、灰色的或浅灰色的密云，仿佛自古以来，天空就是远些各种不同的灰色所组成的一样。

当他才进入这个山区之际，他就曾问：怎么天空是这种颜色

的？

他得到的答案是：一个山峰和一个山峰之间的距离太近了，整座山脉的许多山峰，就像是一个笼子一样，把云层罩在里面，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把它们驱散。

原振侠在开始的时候，还不是很在意，可是一连那么多天，老是在云层压在头顶上的那种灰色的天空之下，他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仍然在地球之上！

自然，他知道自己还是在地球上，虽然他视线所能看到的一切，全是那么诡秘，简直就但是在一个充满了魔鬼的境域之中，但是那还是在地球上，他是怎么来的，经过了多少行程，才处身子目前这个境地，他都十分清楚。然而他却无法回想，因为这时，他双手握住了一条山藤，足尖抵在凸出不超过一寸的石崖上，整座峭壁是如此平整，看起来像是被巨大无比的天斧砍削过一样，能找到这样的一处凸出的所在，可以让足尖抵在上面，消减一下双手的力量，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的。

原振侠也不知道自己这样附在峭壁上多久了，每移动一公尺，都要在移动之前，仔细考虑下一步之后的起身历在。他必须前进，他已经到了这一地步，后退和前进，同样困难了。

风相当大，吹得他身子抖着，自石缝间长出来的野藤，要是承受不了他的体重——原振侠不止一次想到过这一点，每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向下面看一下。

脚下，是层层云雾，看下去，并不能看出多远，也无法知道云雾下面是什么情景，然而要是跌下去，那一定不会是舒服的事，如果经过下堕之后，他居然还能身子的完整，那么他的死体也可能永远不会被人发现。因为这里，是地球上有效的神秘地区之一。

是的，原振侠这时，是在地球上最神秘的山区之中，那是新几内亚的热带山区，横亘整个新几内亚岛的雪山山脉的无数山

峰中的一个之中，那个山蜂，在地图上是不是找得到，也有问题，即使是探险家，也从未如此深入地进入过雪山山脉的田地——单是在这个山脉的一些外围的山头上，近年来还发现了与人类文明生活完全脱节的穴居人，令得全世界为之震惊，别说是深入山脉的中心部分了。

攀山专家曾看不起这些的山脉，它们和常见的高山峻岭，山顶积雪，巨大的岩石，显示出高山崇岭特有的气派。可是，这里的山峰上，却长满了奇形怪状的热带植物，对于要攀登者而言，虽然增加不少便利，可以不必使用惯用的登山工具，可是那种阴森可怖、处处隐伏着不可测的凶险的气氛，却会压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。

别说人类了，连猿猴，甚至连飞禽都很少在这里出现，似乎全是爬虫类的世界。对了，如果说人处身其中，还想到自己是在地球上的话，那么，这一定是几个世界之前的地球，三时虫和各种恐龙作主宰的时代，巨大的年齿类植物作主宰的时代。

原振侠连吹了几口气，向前望去，前面天空中，浓灰色之内，透出一一点浅红色，他已经有经验可以知道，那是落日的余晖透过厚厚的云层所造成的结果，也就是说，天色快要黑下来了！天黑之后，他就无法移动，所以必须在天黑之前，找到一个可以不消耗那么多体力而供存身之处，他不能只凭拉着藤、足尖抵在小小的突出点上面过夜的。

在经过了整个白天，不断像是壁虎一样，在峭壁上攀援之后，原振侠真的已经精疲力尽了——这是人的可哀之处，壁虎有着天生的攀援山崖的本领，人是没有这种本事的。

人要在这种环境之下生存、前进、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必须付出百倍于壁虎付出的体力，而且还要有坚强无比的意志。

原振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——这地方，甚至连空气也是诡异的，他如今所在的位置，他明明白白知道是海拔超过三千公尺

以上,但是空气中的氧气成分,并不见得减少,反而依然有着热带空气的潮湿和沉闷,而且,带着相当浓的腥味。

腥味是从何而来的呢?是来自离他不过二十公分的那几条彩色斑玫的大晰蜴,还是来自在他头上不远处蜿蜒而过的那条大蟒蛇?

也有可能,是在天黑之后,将空群而出的高山大蝙蝠快要出动了,在出动之前,先把它那种特有的腥味散布出来?

原振侠仔细打量着前面的情形,看到在前面不远处,有一块相当大的岩石凸出着,这块岩石看来相当平整,凸出的部分足有一平方公尺。

如果到了那块岩石上,那么,今天晚上,可以算是找到一个存身之所了。

他这时想到的,只是“存身之所,”因为要“栖身”,至少在身子之外,要有一些东西遮蔽才是,即使是一堆草、一堆树枝都好。而连日来,他都没有这种幸运。

自然,他可以把料结的山藤,遮蔽自己的身子,可是那种在黑暗之中看来如同妖魔触须一样的野藤,却给人以一种不知在什么时候忽然会活动的可怖感,使人不敢在黑夜中接近它们。

原振侠选定了目标,双手一用力,足尖一抵,身子向前,躺了过去。

趁余势还未尽之际,他立时伸手,抓住了前面的一股山藤,“钟摆定律”在这种人和原始搏斗的情形之下,十分骇人,他一抓住了另一股山藤,身子便向后倒晃了回来,他必须曲起身子,再发力,然后,才能再向前躺去。

当他终于来到了这块大石上之际,他双臀由于吊悬的次数太多,简直像要和他双肩脱离一样。

站到了大石上,他喘着气,转过头去,看到了另一个人,和他一样,也利用了山藤,向他躺了过来。

那个人在外形看来，和原振侠是一样的，根本看不出他是什么样的人来——全身上下，穿着一件特制的又厚又柔软的厚度帆布缝制的衣服，鞋于是鞋尖和鞋跟上都带有尖锐的钉子的那种。手上带着一层金属丝，一层用植物纤维组成的手套——没有这种手套，根本无法利用山藤来攀援。

山藤又粗又韧，有不少品种，上面还长满了紧密的尖锐的尖刺，如果没有这种特制手套的话，不到十分钟，整双手上的肌肉都会被磨掉，而只剩下白骨。

头上，那人也戴着样子十分奇特的头罩，看起来有一点像防毒面具，但是将整个头都罩在里面，透气的部分在鼻子前，是许多细小的小孔，围睛部分，则是两片不碎钢化玻璃。

那人的背上，也背着长方形的相当大的背囊之中，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一生存的最低程度的必需品。

装备无疑是现代化的，那种特制的厚棉布衣服，就曾经经过特殊的药物处理，发出一种令得爬虫类的生物、昆虫甚至蝙蝠都不敢接近的气味。这就是何以刚才那条蟒蛇就在原振侠的身边游过而不攻击他的原因。在那条蟒蛇看来，原振侠和那另一个人，只是它从来也未曾见过，而且根据气味来判断，绝不属于美味的两个怪生物而已。

等到那个人终于也躺到了那块大石上之后，原振侠和他站着，两个人都不出声，然后，又不约而同地背靠着山崖，坐了下来。这时，天际那几丝潮红，早已消失，天色也迅速黑了下来，强风掠过山峰，发出尖锐的呼啸声。那块大石上的空间并不多，两人只好紧紧地靠在一起。

他们坐了下来之后，沉默了相当久，原振侠看着在渐渐下来的天色之中，隐伏着延绵的山峰，他仍然有自己身在噩梦中的感觉。

甚至，他连自己是怎么会来到这方、为什么而来的，都有一

种说不出的迷惘！

这似乎是不可能的，他不是一个人没有主见的人，更不会随便被人摆布，这地方的凶险诡秘，虽然比他未来之前的想像超过了万倍，但是他早也知道这种蛮荒的、亘古以来未有人到过的境地，决不会是舒适的。

而他，居然来了，为了追寻一个虚无飘渺的目的，他居然来了！主要的原因，自然是由于这时在他身边的那个人，他的探险同伴的缘故！

他吸了一口气，转过头去，向那人望了一眼。

即使在黑暗之中，即使在钢化玻璃的镜片之下，原振侠看到的，仍然是一双明澈澄清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是这样美丽，以致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，原振侠在接触过发自这双眼睛的柔和动人的眼光一次之后，他都可以立即认出，这双独一无二的眼睛，是属于什么人的！

是的，事情的开始，就是他一下子就认出了这双圈眼睛是属于什么人而开始的。

或者，事情是从那个盛大的化装会开始的？原振侠甚至不能很肯定，反正事情发生了，是怎么发生，并不是很重要，是不是？

但是不管是不是很重要，一个故事，总要有来龙去脉的，总有一个开始。就把那个盛大的化装舞会作开始吧！

原振侠对于参加化装舞会这种事，一向没有什么兴趣，所以，当苏耀南、苏耀西兄弟邀请他去参加那个舞会之际，他连想也没有想，就拒绝道：“我不去。”

苏耀西笑了起来：“你连这个盛会是什么性质的都不知道，就一口拒绝了？”

原振侠也笑着：“所谓化装舞会，还不是那么一回事，会有什么例外的？”

苏耀南用力在他的肩头上拍了一下：“这个就是例外，这个盛会，每年举行一次，在世界各地不同地点举行，由不同的人主办，主办者都不是普通人，今年，是由我们机构主办！”

原振侠笑道：“算了，谁不知道苏氏集团财雄势大，这个舞会，一定有声有色，我去不去，有什么关系？”

苏耀西仗着和原振侠的友谊非同泛泛，说话也就不怎么客气：“我是为了你好，在那里，你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古怪人物，而且，你根本投有法子细道他们是谁！可以让你大开眼界！”

原振侠有点不明白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苏耀西笑道：“这就是这个舞会的奥妙处，参加舞会的人，都要经过奇妙精确的化装，完全装成他要扮的那个人的样子，而且所扮的那个人不论是古人也好、现代人也好，都要确有其人的。例如，你不能扮一个海盗就算数，一定是要真有其人的海盗，或者是摩根，或者是张保仔，丽在整个舞会的过程中，你都不能使人认出你的真面目来，又不能使用面具，这种场合，你说是不是又刺激、又有趣？”

原振侠想了一想，那真是十分越的一种场合，可是他还是提不起什么兴趣来，仍然缓缓摇着头。

苏耀西又道：“去年，这样的舞会在蒙地卡罗举行，照例有上千人参加，其中有五个人，不约而同，扮成了北非洲那个狂人卡尔斯将军来参加，真叫人以为卡尔斯的恐怖活动已经来到了舞会上！”

原振侠有点骇然，但他依然道：“那也没有什么。”

苏耀西笑道：“你听我说下去，凡是有两个人以上扮成了同一个人，照例由其他人来选他们谁更扮得像一些，那次五个卡尔斯将军，经所有人依据相似的程度，排列了名次之后，名列最末的那个，忽然怒发如狂，说他根本就是卡尔斯将军！”

原振侠笑了起来：“真的反而最不像？”

苏耀西道：“是啊，当时也没有人相信他，可是正在洪笑声中，著名的卡尔斯将军的全部女性的冲士，一共二十四人，冲了进来，大声吆喝，簇拥着卡尔斯离去，临走的时候，还扫了雨梭子手提机枪，几乎没把在场的人，全都吓死！”

原振侠的喉节发出一下“咕噜”的声音，那是他想问一句话，而又硬生生忍住了的结果。

他想问的是：“黄绢出现了没有？”

可是他随即想到，出不出现，又怎么样，所以又忍了下去，没有问出来。

苏耀南补充道：“参加者被邀请，要凭一种特制的磁性请柬，才能入场，不知道卡尔斯是如何弄到请柬，真是有趣！”

原振侠挥了一挥手：“以卡尔斯的势力，弄一张舞会请柬弄不到，那真别再混下去了。”

苏耀西继续从愚着：“今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趣事，你真的不想去？那真太可惜了，在本市，不知有多少平时爱热闹的人，用尽方法想弄一张请柬，但只怕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要失望了！”

原振侠笑了一下：“好，那我就去参加！”

苏氏兄弟十分高兴，苏耀西立时打开了带来的公事包——那公事包，不但有着密码锁，而且还有异常精密的防盗设施，包括如果不用准确的密码开启，就会自行炸毁的设备在内。手提箱打开，里面全是请柬——所谓请柬，形式也很特别，和普通信用卡一样，里面记录着一切被邀请者资料的磁带。

苏耀西望着原振侠：“你要一张，还是两张？”

原振侠低叹了一声：“一张够了，我想不出可以邀请什么人去。苏耀西给了他一张，又解释着：“今年的场址，是建造已经完成，但是还未正工启用的一家四十层高的酒店，每一部分都可以

会由参加者使用，所有的出入口，都有电脑控制的机械人负责守卫——用机械人作守卫的好处是，它们一定只认请柬，绝对不会掏私作弊！”

接着，他又向原振侠眨了眨眼睛：“世界各地的美女都会来，不妨留心一下，选择一个明年可以邀请的舞伴！”

原振侠笑了起来：“你这话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你说与会的每一个人，都要化装得不让人认出真面目来，我要是选择了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，等到妹去了化装一看，竟是一个女巫，那不是该惨了？”

三个人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原振侠收了请柬之后，也没有对之有多大的注意，一直到舞会举行前一天，苏耀西打电话给他：“明天晚上七点，你得早一点准备化装，要是一下子就给人认出了你，是要立即被驱出舞会的！”原振侠笑着：“像我这样的普通人，被人认出的机会少，倒是你们四兄弟，是著名的豪富，又是主人，被人认出来，逐出会场，那才没面子！”

苏耀西哈哈笑着：“才不会！”

当天晚上，原振侠一面听着音乐，一面想：自己扮成什么人好呢？在他的脑子忽然闪过一个名字“卡尔斯将军；当然，他立时否定了，而且心头扬起了一莫名的烦闷。他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无意识地想扮卡尔斯将军的原因，自然因为黄绢是卡尔斯的女人的缘故。原振侠不禁苦笑，那种令他一想起这个事实就心痛无比的痛苦感受，在他的潜意误识之中，竟是如此深刻！难道这真成了一生之中无可弥补的恨事？

在这一方面，原振侠真的是自己对自己也感到了厌恶，但是又那么无可奈何！他叹了一口气，心想要不给人认出来，在化装的形象上，一定要和原来的样子大不相同，他想了没多久，就有了决定：扮成十八罗汉中的任何一个好了，虽然少不了要剃一个光

头,但只要染黑皮肤,和贴上卷曲的假发,就可以达到目的,那是最简单的方法了,他在书架取下了一本有关罗汉的书,选定了自己明天晚上,变成跋陀罗罗汉。

当原振侠份成于十八罗汉中的跋陀罗尊者进入会场之际,别人并没对他注意,反倒是他,对这场面之伟大,叹为观止。

整个舞会的主场,是在这座大酒店二楼的一个大厅之中,这个大厅在设计上,可以容纳三千位宾客,所以,这时将近一千人参加的舞会,显得空间充裕,一点也不见拥挤。

所有的参加者,化妆成各种各样的人,而且在进场时,用扩音器,传出参加者化装之后的身分,原振侠一切,报出自己的身分,扩音器中就报告:“有过江罗汉之称的跋陀罗尊者到!”

这是一种十分滑稽的场面,紧接着他进场的,却是传说中的大盗宝尔熟,然后,是居里先生和居里夫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历史和现代的名人。

其中有一位女士,原振侠不论怎么看,都和玛莉莲梦露没有分别,但梦露是早已去世了的,真叫人不能不赞叹现代化装术的奇妙。历有的侍者,看来全是机械人,实在很难分别是真的机械人还是人扮成的,因为至少有一半真的机械人穿插在其间。

原振侠进场之后不久,就有另一个“罗汉”过来和他用印度攀谈,原振侠勉强应付着,他当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。

上千人就在会场上转来转去,笑声和人声不绝,真是十分异特的一个场面,原振侠企图将苏氏兄弟认出来,可是花了将近半小时,他就放弃了。因为每一个人都利用了现代化装术,完全掩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,根本无法注得出来。原振侠相信,苏氏兄弟一定也在找他,可是他们也同样想不到一个皮肤黝黑、满颌虬发的光头罗汉会是他。

这是一个相当的有理的现象,本来,人在社会之中,就是每个人都戴上了假面具在活动的,可是如此底的假扮,毕竟也不多

见。

一直陆续有参加者进入会场，古今中外，什么人物都有，每次有新参加者来到，都引起不同程度的洪动。

当扩音器忽然宣布出一位先生的名字之际，会场中陡然静了一阵子，这是一个传奇性极浓的人的名字。

这自然是由于大家都想看看，这个充满了传奇生活的人物是什么样子的缘故——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心理，人人都清楚知道，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都是假扮的，但若是一个值得他人注意的人，还是会引起额外的注意。

所以当宣布这位先生入场之际，连原振侠也不由自主地由入口处望去，随着宣布，全场的灯光忽然暗了下来。

大家都看到，在入场处，有一个人走了进来。这个人才一出现之际，的确令得所有的人呆了一呆，但是接着，动爆发了一阵轰笑声。

原振侠曾见过这位充满了传奇性的人物几次，进来的那个人，化装得倒也有几分相似。可是他的装扮，却无法不引人发笑：他穿着一套如同太空飞行员所穿的衣圈，在衣服上，缀满了小灯泡，而且还闪着五颜六色的光芒，在头盔上，还突出了两根天线，天线上，也有着闪亮的小电灯泡，以致他整个人看起来，如同是马戏班中的二流小丑一样。

引得历有的人发笑的，自然是由于这身装扮。这个充满传奇性的人物，一直在声称他和各种千样的外星人，打过许多次交道，这个扮成了他的人，自然是藕这滑稽的打扮在讽刺他！

在众人的轰笑声中，原振侠感到相当不满，他不知道是谁在扮那位先生。那位先生是他崇拜的人物之一，用这种方法讽刺他，自然是无聊和相当轻浮的一种举动。原振侠心想：那位先生如果也在场的话，这个假扮他的家伙，可能会有一点苦头吃。

正当他在这样相的时候，扩音器中，突然又叫了这位先生的

夫人的名字，接着，一道射灯，射向门口，刹那之间，场中又静了下来。

自人口处缓缓走进来一个女人，穿着兰色肃花旗袍，在上千人的注视之下，她看来是如此镇定、如此雍容，美丽得令人心折，大方得使人心醉。

她缓缓绕走向前来，和客人微笑地点头招呼，立时赢得了全场一致的掌声。

原振侠未曾见过这位传奇人物的夫人，但是也听说过有关这位女士的许多事，这时，他不禁十分倾佩那位假扮者！在他的想像之中，这位女士，就应该是这样子的！

当那受到全场瞩目的女士缓缓向前走来，经过原振侠的身前之际，她不注意地向原振侠望来，一和她的目光接触，原振侠心中，就不禁“啊”地一声！好熟悉的眼神！

事实上，这位女士一进来，就一直用她明媚的、流动的、似乎能看穿人内心深处秘密的那种眼光在浏览着，可是她的眼神却又是那么柔和，一点也不尖镑，使得和她目当然接触的人，都由衷地赞叹！多么动人的眼神！

原振侠同样感到她的跟神动人，可是同时，他也感到自己对这样美丽动人的眼神，十分熟悉，他只略想了一想，由于以前对这样的眼神，印象十分深刻的缘故，所以一下子就想了起来！

她一定是海棠！除了海棠之外，原振侠还未曾见过同样的眼神！

一想到扮成了那位女士的人是海棠，原振侠的心中，不禁十分疑惑：海棠的身分，他是知道的。像海棠这样身分的人，是不会无缘无故去做一件事的。在她身上，不断的有这样或那样的任务，她决不会浪费时间，去做一件没有目的的事！

那么，她的目的何在呢？扮成了那位传奇人物的人，是不是她的同路人？又有什么特殊的目的？

原振侠迅速转念着，不得要领，这时，扮成了传奇人物的那人，正在大声地用一种演讲的语气，在大声讲述着他如何和一群有六个头、十二双脚的外星人打交道的经过，并且配以夸张不耐烦，他来到了海棠的身边，当他接近的时候，他更可以肯定，那是海棠假扮的——原振侠曾和海棠十分接近过，化装术再精良，也无法掩饰一个人某些特有的气质的。

他来到海棠身边的时候，低声道：“海棠，那是你的同伴？他的演出未免太过火了，他扮的那位先生，可能就在这里！”

原振侠一开口，海棠就陡然震动了一下，但是随即恢复了镇定，够目流盼，向他望了过来。接着，她眼波流动，也以极低的声音道：“原医生，根据舞会的规则，我们都要被逐出场，可是我不想离去，我们还是互相装着不知道的好！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可以，不过要叫你的同伴，收敛一些。”

海棠略蹙秀眉，来到了他的同伴之前，在耳边低声讲了几句，那人呆一呆，然后双手抱拳，向四面八友拱着手，道：“只是开玩笑，希望任何人别介意！”

在他身边的人笑着，还在要他再讲“冒险经历”，可是他在海棠的带领下，悄悄走向一角，一下子，也就没有什么人再去注意他们了。

原振侠心中仍然十分疑惑，海棠肯这样合作，更证明了他们此来，必定是有原因的，可是，参加这个化装舞会，有什么目的呢？

原振侠一面想着，一面一直用视线跟踪着海棠。海棠和他已经隔得相当远了，而且，中间隔了不知多少穿来插去、移动着的各色人等。

可是，原振侠却可以感到，海棠也在不时向他望来。原振侠可以看到海棠双眼之中闪耀的那种异样的光辉，即使在上千人的场合中，一接触到这种目光，他就可以知道那是什人！

原振侠不禁在想：一个女人，双眼之中，能闪耀着那么动人的光辉，她的内心世界，不知是怎么样的？当然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，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，她的内心世界，一定如同她的眼色一样，绝对与众大不相同的。

原振侠暗叹了一口气，像海棠这样的女郎，是足以令得任何异性对她引起遐思的，原振侠想起和她认识的经过，不禁暗叹了一口气。

原振侠感到，自己不应该再这样去注视她了，可是不论他在什么地方，甚至是背对着海棠时，他也可以感到，什么时候，海棠在看他，而他陡然转过身去，都可以和她明亮澄澈的目光相对！原振侠甚至有点心烦意乱了！

就在这时候，扩音器中又传出了一项宣布：“凡是对世界上神秘事件有兴趣的朋友，请到三楼会议厅，舞会请到一位先生，他有一种神秘到不可思议的事要宣布，并且向自认有勇气的人挑战！”

这项宣布，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，因为在舞会的进行中，各种各样的活动十分多，所谓“神秘到不可思议的事”，既然没有具体的内容，自然也不会有什么人关注。原振侠本来也没有注意，可是他却看到海棠和她的同伴，正在向三楼走去，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正好看到海棠又回头向他望过来。

虽然海棠没有任何别的小动作，但是原振侠毫无疑问地相信，海棠是在邀请他，一起到三楼去，去听听那件“神秘事情”。

原振侠不由自主地移动着脚步，当他再一次和海棠的目光接触之际，他更肯定自己没有会错意。

三楼的会议厅不是很大，有着十分舒服的座椅，全是单独的，宽大的单人沙发。

原振侠进去的时候，已经有几十个人在。

海棠和她的同伴，坐在一角，海棠的身边那张沙发空着，原

振侠略想了一想，就走过去坐了下来。

他才一坐下，就听到了海棠低沉的声音：“等一会可以听到的奇事，一定不会使你失望了！”

原振侠并不望向她，但立时回答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海棠顿了一顿才回答：“我事先得到了一点消息。”

原振侠一时之间，猜不透她这样是什么意思。这时陆续有人进来，坐下，有的随意取着美酒佳肴享用着，也有的在交谈，有的在大发议论。

原振侠考虑到在这种形下，自己和海棠谈话是不会有什人注意的，他忍不住问：“你和你的同伴扮成了特殊人物，有什么目的？”

海棠缓缓吸了一口气：“等一会你就会明白。”

原振侠心中十分疑惑，大约又等了几分钟，所有座位都坐满了，一个“机械人”走过来，把门关上，同时宣布：“由于各位等一会要听到的事情是如此神秘，不到听完，是不能离去的，如果有认为自己必须中途退席中，请现在就离开！”

这宣布引起了一阵私议，有十来个人离座而起，外面又有人进来补充

然后。机械人把门关上，会议室中的气氛变得十分神秘。一时之间没有人出声，在静寂之中，也没有人知道什么人将要讲述神秘的事。

静寂维持了将近一分钟，席间，才有人咳嗽了一声，接着，便是一个十分低沉而缓慢的声音传了出来：“各位，邀请各位到这里来，听我讲述一件事的，是我！”

这个人一出声，约莫七八十人的目光，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。

原振侠也立即去看那个人，只见他的打扮异特，穿着一身花纹斑驳、看来像是某些土夫部落酋长或祭师所穿的衣服，项间接

着一大串看不出是什么东西串成的项练。他的头发狠短、花白，有着同样的短髯。

他在讲了开白之后，又静了下来，像是特地供人打量他一样。原振侠看不出他扮的是什么人来，同样的疑问，在其他人的眼色中，也可以看出来。这个人又咳嗽一声，才道：“今天我扮的这个人，各位未必听说过。”

他才讲到这里，海棠的同伴已经用一种懒洋的声音道：“未必，我就知道！”

海棠的同伴，就是扮着那位著名的传奇人物的。那人居然一下就直呼其名：“自然，阁下见多识广，那就请阁下代为介绍一下我是什么人！！”

海棠的同伴的语气听来仍是懒洋洋的：“你是来自新几内亚腹地的部落大祭师，也是整个新几内亚岛上，超过三百个部落的精神领袖，在那个岛上的土人部落之中，你有着极高的威信。在这个岛的东部，近年独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共和国，你是这个国家元首的高级顾问，并且也负责在种种部落传说之中，编纂国家历史，你的名字太长了，我们不妨你为大祭师先生！”

海棠的同伴一口气地说着，那人的神情，越来越是讶异口唇掀动着，好几次想要说什么，但是始终未曾发出什么声音来。

一直等到他讲完，那个人才道：“是！太正确了！”

这时，有十来个人，向着海棠的同伴鼓起掌来，有一个人叫道：“天，你几乎要使我以为你真是那位先生了！这样冷门的一个人物，你怎么认得出来？”

海棠的同伴笑了一下：“冷门人物？这位大祭师先生，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，可以随时处死任何人，也能使任何人物为他的言语而死！”

她这样一说，会议室中的气氛变得有点凝重。那个扮成大祭师的人，干笑了两声：“当然，我只是扮的！”